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之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宰輔 宋二之六

富弼

字維寔  
系直柔

韓琦

父國華子忠彥  
孫肖霄曾孫浩

范仲淹

字純希  
禮純粹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父言母韓氏娠娠時夢旌旗鸞鶴降其廷云有天赦既而生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攜其文以示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弼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判河陽郭后廢貶言官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報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元昊反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爲開封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食執政不可爭曰萬一契丹行之

爲朝廷羞後聞果然帝以爲悔又請除越職言事之禁言應天  
變莫若通下情詔從之時鈐轄盧守勲內侍黃德和連敗于元  
昊朝議代以夏守贊爲都部署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鈐轄弼言  
用守贊已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何異唐置監軍覆車之轍可  
復蹈乎詔罷守忠西夏二首領來降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  
下中書宰相初不預聞弼嘆曰此豈小事而可不知耶因極論  
邊事係國家安危不當專委樞密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  
初范質王溥猶然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詔可慶曆二  
年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中書堂吏僞作僧牒弼請以吏付  
獄宰相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因薦  
往報聘朝臣皆謂其情叵測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  
留不報弼毅然請行帝動色令先爲接伴同中使迎勞英等英

入境託疾不拜弼曰昔嘗使北以病臥車中間命輒起今安得  
不拜英從之因開懷與語英感悅不復隱其情告以主所欲得  
者謂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許增歲幣  
仍以宗室女嫁其子將行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既至見契  
丹主盛氣問以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數事且曰羣臣  
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奮然  
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若用兵則人主任其禍契  
丹主驚問故對曰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  
心北朝用兵必不能勝也卽倖而一勝兩獲悉歸將士所亡士  
馬主反當之莫若通好不絕則歲幣盡歸人主臣下何利焉契  
丹主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治于何承  
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

非解言。吾不知其詳。然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歸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首發兵端。過不在我。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遂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其一受之。卿其以誓書來。弼歸反命。復持二議。政府口授其詞。

以往行次樂壽。語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卽馳還以牘時入見。易書而行及至，不復求婚，專欲增幣。其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以死爭。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于二字何有？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不得已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所敢知。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六符來，弼奏彼氣已折，可勿許也。已而竟與以納字，是行也。始受命一女卒，再受命子生，皆不顧擢爲翰林學士。又懇辭，言增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敢受賞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七月，復仲樞密副使之命。弼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爲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

忘修政。因以誥納上。前踰月。復使宰相諭意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之故。適元昊使辭還。帝御紫宸殿。俟弼綴班。乃坐。不得已。受命。帝時方銳意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二人同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悅矣。夏遣使來書。稱男不稱臣。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則契丹益強。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幣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帝因近河東。疑二邊同謀。弼對曰。遼夏本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爲備。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若調發爲備。正重其計。臣請任之。乃止。卒亦無患。會夏疎怨弼。中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仍出知鄆州。歲餘。

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安撫使

教荒一段載弘道錄

王則叛或告禁兵

在齊者欲應之弼以非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張從訓銜命

至度其可用密語之從訓馳至齊發吏捕取無得脫者帝聞益

嘉之以爲禮部侍郎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大學士宣徽南

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帝微覘知之詔學

士歐陽修曰古來命相或稽于夢卜若今日大得人情豈不尤

賢乎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懼弼與彥博入問

疾因託禳禱事宿內連夕每事必關白乃行中外肅然

詳彥博傳

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爲相守典則行故事

而傳以公議無容心于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

三月內艱帝爲罷春宴舉故事五起之弼堅諫金革變禮不可



施于平世卒不從。英宗立名爲樞密使治平二年以疾求解拜  
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揚州封祁國公神宗卽位改飾武  
寧軍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令其  
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爲對曰人  
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  
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  
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不言兵。帝默然。日  
晏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  
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  
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弼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  
事不可爲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治亂之機不可不救  
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

今中外諸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姦。無使有悔。帝因久旱羣臣請上尊號。用樂皆不許。會同天節。北使當上壽。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帝從其言。并罷上壽。卽日再又疏言。願陛下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手詔褒答。弼雅不與安石合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章數上。將許之。問誰可代者。薦文彥博。帝不應。良久曰。安石何如。弼亦默然。仍前使相判河南。改亳州持青苗法不行。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提舉趙濟劾其格詔侍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鞠治。改爲左僕射判汝州。安石謂昔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自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詔許歸。洛養疾。嘗遇安石有所建明。上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而已。請老加司空。封韓國公。致仕。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

言郭遠討安南乞詔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會王同老言至和中與彥博議立儲事帝以問彥博始知之嘉弼不自言進守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遺奏言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敝成風忠詞譴論無復上達臣且死冀憐愚忠曲垂聽納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真無足慮耶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與其諱過恥敗不思拯救孰若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天地至仁寧忍與羌戎校曲直爭勝負哉兼陝西再圍保甲并教場人情惶駭願皆寢罷以綏懷之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文忠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

氣色穆然。不見喜怒。其好善嫉惡。出于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同。若使並處。其勢必爭。然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干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于此。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王質。王素。余靖。張瓊。石介。孫復。吳奎。陳襄。王鼎。張鼎之。杜杞。陳希亮。諸人。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之碑。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罷配享靖康復。仍舊三子。紹宗供備庫副使。紹隆光祿寺丞。紹庭字德先。爲人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婿及甥皆同居。與父時不殊。鄉里稱焉。歷宗正丞。祠部員外郎。卒年六十八。孫直柔字季申。少敏悟。有才名。以蔭補官。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欽宗。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正字。建炎二年。張浚復薦授著作。

佐郎尋除禮部員外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論范致虛自請  
籍名入不當復任京官出知鼎州遷給事中復論醫官王繼先  
由團練轉防禦不當更換武功大夫上屈意從之復請罷右司  
侯延慶代以蘇遲上謂臺諫以拾遺補過爲職不當薦某人爲  
某官于是二人皆改職久之遷御史中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中書言非舊典始特遷朝奉郎著爲例俄拜同知樞密  
院事紹興元年將行隆祐太后冊禮與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  
位已正于元符宜用欽聖詔奏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  
議遂定婁寅亮欲遜太祖諸孫以備皇嗣直柔深加贊賞從而  
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孝宗得立皆平日論思之功也常  
短呂頤浩于上浩與秦檜忌之沈與求論其附會辛道宗兄弟  
得進并論所薦右司諫韓璜實璜監潯州酒稅直柔奉洞霄宮

祠六年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辭不赴復知衢州以失入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咏與蘇軾葉夢得諸人遊以壽終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登進士歷大理評事通判瀘州遷右贊善大夫監察御史雍熙中使高麗改右拾遺直史館判登聞鼓院淳化三年契丹請和遣使河朔以察之既至盡得其詐以聞改判三司以不得侍曲宴願兼館職即日命直昭文館例始于此未幾授刑部員外郎歷判三司勾院左計判官賜金紫陞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景德中假秘書監使契丹還爲江南巡撫轉太常少卿出知泉州祥符中加右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爲人儀觀瓌偉性純直有時譽子三琦琚璩並進士及第琦自幼風骨秀異方唱第太史奏日下有五色雲見左右皆

賀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涪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處之自如遇禁中需金帛內臣往往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置合同司以防檢察又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或數日不至暴露廡下人以爲病因奏罷之歷開封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連疏罷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四人又請停內降抑僥倖事有不便懇切言之務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凡七十餘奏王曾謂之曰今言者不過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崇重罕所獎譽琦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路饑擢爲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至則緩征給直汰冗役逐貪殘不職吏活饑民百餘萬元昊反論西師形勢甚悉進樞密直學士爲陝西經

略安撫招討副使詔督兵出戰琦欲先發以制賊招討使夏竦  
不從賊遂寇鎮戎琦盡攻守二策馳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  
之琦言元昊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各自爲守勢分力弱  
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  
鄜延涇原同出征旣而元昊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  
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  
勝若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申戒再三又移  
檄曰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戰沒于好水川竦使  
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奪  
一官知秦州慶曆元年分陝西爲四路各置帥琦兼秦鳳經略  
學士王堯臣言琦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適爲懷敏敗中外  
震恐帝思堯臣之言罷諸路經略復置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與仲淹同開府。二人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天下稱爲韓范。方謀取橫山。規河南。適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邀索無厭。上意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又陳救弊八事。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又言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時鄜延城障未修。河中同華民饑。羣盜張海郭邈山乘機而起。復命宣撫陝西。討平之。仍修葺城砦。汰禁卒羸老不堪任用者。凡活饑民百餘萬。而還。又上四策。言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審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得失。同列多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以海內

人望與弼仲淹同時登用。中外跋扈。益自以天下爲己任。知無  
不言。羣小不便者。衆會弼仲淹相繼罷。琦爲辯析。不報。尹洙劉  
沔爭洛水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  
州。歷鄆。與成德軍改定州安撫使。州兵狃平貝功。需賞賚。出怨  
言。琦度不治。且亂。決行軍法。誅其尤無良者。士攻戰死者。厚賻  
其家。籍廩孤嫠。感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訓齊之。由是中山兵  
精勁。冠河朔。京師發卒戍保州。沿道爲害至定。悉留不遣。易素  
教習者往戍。又賑活饑民。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爲準。拜武康軍  
節度使。知并州。奏中貴廖浩然怙勢貪恣。誣逐前帥李昭亮。所  
爲益不法。帝命褫諸本省。契丹冒占天池廟地。召其酋豪示以  
曩日所求。修廟檄彼無以對地。遂歸。我旣又侵耕陽武砦。鑿塹  
立石限之。忻代寧化大山之北。自潘美鎮河東。時徙民於內廢。

而不耕琦謂此皆良田適足資寇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嘉祐元年召除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連失三王中外爭以根本爲憂上依違未決琦因進言皇嗣者天下安危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今陛下春秋高願以太祖之心爲心擇宗室之賢者早定之以爲宗廟社稷大計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營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因請其名帝曰宗實遂力贊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出內批帝意不欲宮中人知曰只自中書行之足矣命遂下時英宗

方居濮王喪起復知宗正事固辭帝復問琦對曰陛下親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益見器識遠大乃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及終喪猶堅臥未就道琦又進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從之英宗嗣立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克山陵使既定大策門人親故或從容語及正色答曰此先帝神智睿斷皇太后齊聖內助臣子何與焉帝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內侍尤少恩左右多不悅因其爲譏間兩宮幾至嫌隙琦嘗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對曰此疾病固爾後已必不然子有疾母可不容之乎後數日見上復道太后待朕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

下事之未至。爾帝大感悟。及愈請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太后還政。拜右僕射。改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其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彥博難之。琦曰。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矧今邊備過昔時遠甚。詰之必服。既而上表謝罪。帝顧曰。一如卿料。帝復寢疾久不視朝。入問起居。頗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乃召學士章制立頴王。神宗登祚。加司空兼侍中。爲山陵使。琦執政三朝。或病其專。中丞王陶劾以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堅辭去位。帝爲黜陶。永厚陵復土。遂不復入中書。除鎮安武勝兩軍。卽度固辭。加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但無可屬國者。安石何如。對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讎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會种諤取綏州。西邊似擾。改判永興軍。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

言賊勢如此。又安可棄。齊院詰以初議。琦具論其故。且曰。此乃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臣前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不敢預聞也。熙寧元年河北地震。又河決大名。兼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散青苗上疏極言。帝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強與之。安石勃然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時。新法幾罷。上以其奏付條例司。曾布疏駁。刊石頒于天下。琦申辨愈切。請解四路安撫。止領大名一路。從之。六年。還判相州。會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讎端。今宜遣使具言本末。實無他意。疆土素定。宜悉如舊。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我乃益務愛養民力。還

賢能遠奸諛。進忠頗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擿累朝之宿憤。疏奏。會安石悉以所爭地東西七百里與契丹。論者惜之。八年卒。年六十八。前一夕。有大星隕于洛。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絹發兩河卒爲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配享英宗廟。廷朝制。尚書令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詔依趙普故事。後雖追策不復。更加師保。其之至也。琦蚤有盛名。自臨邊陲。年甫三十。天下已稱韓公。晚年稱重外國。子忠彥嘗使遼。遼主詢知其容貌類父。命工圖之。論者以琦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云。尤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以獎拔人才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必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遷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在魏都久。人爲生立祠。遼使過者。移牒必書名曰韓。

公在此故也。相人亦愛之。如父母。有關於相傳勅止曰。勿撓吾侍中後。常令子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琦因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肖作榮事堂。至今傳誦。政和五年。追論定策功。加封魏郡王。五子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徽猷閣直學士。粹彥。吏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嘉彥。尚主。忠彥。字師朴。初蔭將作監簿。復登進士。爲秘書丞。召試館職。除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開封及三司鹽鐵。又判寧國軍。召爲戶部郎官。父憂服除。直龍圖閣。權天章開待制。知瀛州。以給事中賀遼主生辰時。夏人廢其主。秉常朝廷問罪。方求救于遼。遼遣趙資睦。迓之王言。敕侍燕。皆以西事爲問語。不失和好。而能却其謀。還值章惇爲相。凡給事封駁。先察而後上。忠彥奏言。朝廷之事。皆執政所行事。當封駁。則固與執政異矣。若復稟議。事有何名。詔罷之。王珪爲南郊



大禮使事有當下者多自書旨不從中書奏審駁以官制之行  
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何詔亦從之自此事無鉅細  
悉經三省而後行俄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出知定州元  
祐中名爲戶部尚書進左丞改樞密同知遷知院事羣小多議  
宣仁政事忠彥力勸哲宗當同仁祖之川心下詔戒飭不許臣  
下譏斥章獻時事尋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坐蹙國被劾降  
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徽宗立召拜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陳四  
事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踰月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從其言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敘之凡忠直敢言知名  
之士稍見收用無何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性本柔  
儒爲會布所欺言者希意排之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仍知大名  
坐欽聖欲復廢后謫大中大夫安置懷州又論不應棄湟州貶

崇信軍節副濟州居住。逮復遑都，復降磁州副團練。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紹興八年，配享徽宗廟。廷子治，徽宗時爲太僕少卿，知相州。孫肖，字似夫，蔭補承務郎，爲開封司錄。徽宗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加給事中，充賀遼生辰使，還除直秘閣，知相州。居四年，王師傳燕，肖策幽薊，且有他變，宜陰爲備守。已而果有金兵，移知江州。建炎二年，入爲祠部郎，應詔陳五事，遠斥熒戢戍兵，防海道，授中原，修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政通塞，不嘗請于廣西邕州，置司互市，詔從之。問戰守計條奏千餘言，帝稱其事理簡便，庶益亦嘆其援古證今，切于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復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謂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問以諸路窠名，皆不能悉。又問於漕司，亦不能詳。夫失

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隱漏之弊。咸起于此。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之數。可能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上戶部總之。則無漏失之弊矣。其論經費。謂費用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衆。願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兵得實數。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其論息民。謂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爲姦。歛取百出。復爲寇所迫逐。田桑失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及門矣。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殷息。多見采納。又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下有司議定。一歲祭禮。遷吏部侍郎嚴禁出入。請托不行。奏條例散失。吏緣爲奸。宜重立資格。俾各省記編爲條目。以次行之。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入奏。今和戰未定。臣等或半年不返。國家安強。宜速進兵。不可因臣。

等在彼而緩其母又語以世受國恩當受命卽行勿以我老爲念至金知其家世甚重之遣使偕來入對與宰相朱勝非議不合出知溫州五年復問職守方略上言女真畏忌西兵勁銳善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屢有捷奏當移三帥江北使藩籬可固今乃自主庭戶更相警戒若欲並遣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旣一諸將時敢不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皆久知向背當以安集懷柔歸附爲先况淮南河東西及江之南岸荒田曠土至多若能招集流亡授田給糧捐其租賦必將接跡而至沿江大將各分地面使軍士力耕農隙則試以所習之技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犂營爲屯其利數倍轉知常州和議已定又爲報謝使金人遣就館議事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輶車及頓遞宴設擢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尋奉祠平居以孝

友聞弟膺冑同寓越不至則不食所得恩澤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諡曰元穆。曾孫浩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以守城陷力戰而死特贈三官錄其家三人。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先邠州人徙蘇州吳縣二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初名朱說少有志操稍長問知家世感泣辭母去之應天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憊甚以木沃面食不給繼之以糜不以爲苦登第調廣德司理參軍迎母歸養轉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本姓更今名遷大理寺丞歷監泰州西溪鹽稅楚州糧料院居母喪晏殊聞其名召寘應天府學服除薦爲秘閣校理其學汎通六經尤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悉爲講解往復不倦四方從遊者衆推其俸食之諸子至易衣以出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嘗上萬言書請擇郡守舉縣

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一時士大夫矯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日南至。太后將受朝。宣政殿。仁宗率百官獻壽。上疏極言。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願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又疏請還政。不報。改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會建太一宮。洪福院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踵之。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內降除官恩倖多門。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上悉其忠。召爲右司諫。疏言。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有餘年。一旦崩逝。中外多暴垂簾時事。何以報帝后之德。上感動。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又因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參預國事。奏言。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其事竟寢。歲蝗旱。江淮京東滋甚。請遣使安撫。未報。復請云。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爲惻然。

卽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廩賑貸。禁淫祀。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除禮部員外郎知睦州。歲餘轉天章閣待制。知蘇州。民病大水。爲疏五湖。導太湖。悉注之海。還判國子監。轉吏部權知開封。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仲淹爲百官圖。以獻。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自今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夷簡不悅。又論建都。言洛陽險固。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言其迂闊。復爲四論以獻。一帝王好尚。二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夷簡怒。訴其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乃出知饒州。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姓名揭之朝堂。秘書

丞余靖上言。仲淹所論皆陛下夫婦父子之間人所難言。願優容之。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常薦已。願從降黜。歐陽修復移高若訥書責以坐視不言。三人皆坐貶。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漸起。仲淹放逐數年。士大夫論薦不已。帝語張士遷曰。向貶仲淹爲密。請建立皇太弟在朝。不知稱薦如此。可下詔戒敕。歲餘徙知潤。與越州元昊反。陝西用兵。帝以士望所屬召還。拔用復官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尋遷龍圖閣直學士。副夏竦經略夷簡。再相。帝諭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論國事故與夷簡無憾。時延州新被寇。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



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若久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通有無。又以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康定軍。以納河中同華。秋租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有詔明年正月諸路進討。奏言塞外大寒。願稍俟春深近來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已懾其氣。鄜延密邇靈夏。乃西羌必由之路。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以恩信招來羌人。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橫二山之民。必有挈族來歸。北疆禦寇策之上也。帝如其議。又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所陷。將高延德因來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會任福敗。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其書。朝議以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降本曹。

員外郎知耀州尋遷右司郎中克環慶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先時元昊陰誘屬羌爲助環慶會長約爲鄉道反復不常既至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閱羌人馬爲立條約若讐已和斷輒私報及傷人者罰加重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追理輒質縛平人者罰賊人馬入界追集不赴者罰賊大入老幼入堡不給食卽不入砦全族不至者罰仍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始爲漢川守邊數年人咸愛之呼爲龍圖老子改邠州觀察使以班待制下與王興朱觀伍恐爲賊輕辭不拜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尚不知行至柔遠始出號令版築皆具旬日而成賜名大順賊覺驅騎三萬來爭戰却之大順旣成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寇益少涇原將欲襲討明珠滅滅

仲淹疏言二族道險有勁兵數萬高繼嵩前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不若北取細腰胡蘆衆衆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從之葛懷敏敗于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事聞帝按圖示左右曰若仲淹出吾無憂矣果以兵六千赴援驅賊出境奏至帝喜曰吾固知可大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已命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痍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旨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乞與韓琦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環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帝采用其言以仲淹韓琦屬籍分領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滕宗師帥慶張亢帥渭其

爲將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犯  
元昊請和名拜樞密副使歐陽修等復言有宰相才遂改參知  
政事固辭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俟帝親除然後拜帝方銳意  
太平數賜手詔問當世事召二府條對倚仲淹弼爲治中外想  
望其功業乃上十事一明黜陟舊制文武官各以曹務閑劇爲  
限考滿卽遷非循名責實之道自今二府非有大功不遷內外  
官亦須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  
勘二抑僥倖罷乾元節卿監以上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遷任  
須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試館開職三精選舉請  
罷糊名參考行履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兼取經義四擇長  
官先委中書密院選轉運提刑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判御史  
開封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

中書選除五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請均給其入。使以自養。然後可責廉節。誅不法。六。厚農桑。每歲預下詔。路令飭治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起墮廢。若江南圩田。浙西河塘。漸可興矣。七。修武備。約府兵法。募強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由畿輔至諸道。皆可舉行成法。八。推恩信。凡赦令施行。主司稽違者重責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必無廢格。上命九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自今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定制。免至數更。十。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乞省至小縣邑。爲鎮併官給直。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上方信向二人。悉採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頒下。獨府兵法。不可而止。又言周制三公兼六官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

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古夏官司馬也。其進擢差除。資給賞罰。今惟檢用條例而已。上無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臣請倣前代。各委輔臣兼判三司。司農。審官。流內三班。國子。太常。刑部。審刑。大理。及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並從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得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卽先黜降。竊得象等皆云不可。久之。乃命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兵法。然卒不果行。仲淹在位。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皆以爲難。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復以任子恩。簿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浸以朋黨之論聞於上。會邊陲有警。復除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

若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租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悉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以爲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沿邊安撫使。其中書所行。亦漸沮。尋以疾改知鄧州。進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戶部侍郎。知青州。封汝南郡公。病亟。遣使賜藥。存問。皇祐四年五月卒。年六十四。上深痛悼。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御題神道曰褒賢之碑。四方聞者。皆爲嘆息。仲淹性至孝。內剛外和。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顯。非待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與。屬。羌。皆立祠。畫像。事之。如生。哭之。如喪。父母。四子純。仁。別。有傳。純。祐。字。天成。性英悟。未冠。能讀諸書。籍籍有稱。值父守蘇。聘胡瑗爲師。學規良密。旣長。尤尚節行。事親盡孝。未嘗

進左右贊元中從官關陝與將卒錯處鈞深掩隱得其才否由  
是任人無失而屢有功蔭守將作主簿以非所好解去從父之  
鄧得廢疾臥十九年而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太祝 純禮字彝  
叟蔭授秘書正字簽書河南判官爲陵臺令兼知永安縣永昭  
陵在其境內初建時配木石塼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  
令請于山陵使韓琦曰歲時繕治無虛日願勿與諸縣均賦琦  
是其言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轉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  
南有邊事常靜以待之不爲苛棘其可具者不取于民民圖像  
于瀘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擢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  
初累吏部左司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進給事中封駁多  
正名分紀綱持大體中丞將擊執政代其位恐其不可徙爲刑  
部侍郎轉吏部侍郎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知亳州徽宗



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尹刻深爲治純禮濟之以寬拜  
禮部尚書擢右丞時御史陳次升建言凡除罷言官並乞出自  
內批不由三省進擬會布力爭之且請黜降次升純禮徐進曰  
次升無罪不過防妨臣爾又議呂惠卿人固不足重其告老當  
存國體又言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  
枵空宰相以爲不足慮言皆面諛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  
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特議者挾此藉口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  
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察也又曰祖宗用人最得  
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  
實諸要途若此英傑之徒當不次識拔如必待薦而後用則守  
正特立之士晦矣司諫江公望論繼述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  
微宗出疏示純禮因力贊之曰願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

革小人徇利之情。復乞喪。遷公望以勸來者。居官沉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駭馬王誅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純禮主選。使宴誅。誣以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尋奉祠。崇寧中。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安置徐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卒。年六十七。純粹字德孺。沉毅有幹略。以蔭至贊善大夫。陝西運判。入爲右司郎中。代純仁知慶州。同五路出師。以伐西夏。又因夏議分疆界。純仁貽書戒以爲不足與校。勝負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出知延州。以黨奪職。復徵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仲淹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

冊曰。始稱韓范終曰富韓班班建立曄曄同觀。遭逢盛世。奮起單寒。嗟余何苦。罹此多難。一事無成。慚彼寸丹。

弘簡錄卷一百之四

終

弘簡錄卷一百之

宰輔 宋二之七

陳升之

王安石

子雋弟安禮

呂惠卿

父琦從弟夏卿

韓絳

父億子宗師兄

絲弟棋維從子宗武宗彥

吳充

兄育

王珪

季父罕從兄琪

蔡確

吳處厚

陳升之初名旭字暘叔建陽人登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為監察御史右司諫起居舍人知諫院時張堯佐以後宮親除四使王守忠以內侍領兩鎮御史張昇補郡久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直言斥嶺南升之皆極諫又言士大夫好藏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訐請禁之又近者用人益輕以摺紳華途為貴游捷徑請嚴三館之選劾殿帥郭承祐驕恣解其

任尋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官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  
不堅。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其定府加  
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  
悉付轉運。今選用不精。又無考核。非闇滯罷懦。則凌肆刻薄。所  
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詔與學士孫  
朴中丞張昇同領磨勘。運使提刑功務。申言請抑內降。許有司  
執奏。詔三省劾正其罪。揭於朝堂。頃之。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  
府。升之爲人深狡。善術數。尤能傅會以取權寵。嘉祐五年。拜樞  
密副使。臺諫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其陰結宦者。  
進不以道。仁宗出其章以示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乃  
兩罷之。授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  
使。神宗立。爲戶部侍郎。母老。請郡除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

元年徙許州道改大名過闕留知樞密院事明年安石用事方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引與共事凡一切新法雖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時論者盈庭藉以爲助安石深德之故使先已爲相尋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充塞朝廷風俗何由得淳厚帝稱其有才智曉民事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爾升之甫得志陽爲小異若不與之同者復請免條例司官宰相無所不統豈可稱司安石忿曰古之六卿卽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帝因韓琦奏論懇切欲立罷青苗升之與會公亮卽欲奉詔由是大忤遂稱疾然實不能掩覆真情人多譏之目爲莖相帝數敦諭復出

會母喪終制名爲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成肅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都官員外郎益子少有大志讀書過目不忘屬文運筆如飛若不經意旣成殊精妙見者皆服曾鞏攜以示歐陽修爲之延譽登上第簽書淮南判官秩滿例獻文求試安石獨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民頗便之文彥博薦其恬退宜不次擢用修亦舉爲諫官皆固辭士大夫爭慕之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不就嘉祐三年遷羣牧判官知常州俄提點江東刑獄入領三司度支平日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嘗上萬言書論今天下財力日困風俗日壞者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

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因革不至傾天下之耳目悖生  
民之心志而固已合先王之政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  
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不當以天幸爲常而當以思患爲憂  
自古治世之君未嘗患財不足惟患治財無其道爾今在位人  
才皆不足用退而閭巷草野亦鮮可任陛下以社稷爲託封疆  
爲守顧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務期合於當世  
之變凡臣所稱流俗之所不講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其所注  
指大率祖此俄直集賢院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章至八  
九上乃受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性執拘  
有少年得鬬鴉其徒求之不與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以  
死駁言律文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雖  
死當勿論下審刑大理皆是府斷詔免安石罪當詣開門謝不



肯有詔舍人院除改文字無得申請復固爭曰審如是則舍人  
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爲私立法  
不應如此今大臣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彊者挾上旨以造  
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切懼焉語皆侵執政以母憂去  
終英宗世召之不起安石本楚士欲藉中朝巨族取重乃深結  
韓維呂公著交稱揚之神宗在穎邸每聽維講說稱善輒曰此  
維友安石之說嘗薦以代已由是聲名益盛甫卽位命知江寧  
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堯  
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  
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喜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朕自視  
眇躬恐無以副可悉意輔朕同濟此道會經筵罷羣臣皆退獨  
留與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大有爲二

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對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繇稷禹  
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所益稱何足道哉以  
天下之大才能之衆百年承平何患無人可與共治臣恐陛下  
擇術未明推誠未至一時雖有諸賢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  
爾帝因謂何世無小人唐虞之世亦有四凶對曰雖有而能辨  
之此其所以爲唐虞也若使得肆其讒慝則人亦安肯苟食其  
祿以容身乎適登州有民婦陋其夫夜以刃傷不殊朝議當之  
死帝獨用安石說從謀殺傷減二等論著爲令拜叅知政事語  
以人皆不能知卿以爲但知經術不曉世務答曰經術正所以  
經世務第世儒庸人安於故常則有所不知爾又問卿所施設  
何先曰變風俗立法度此最爲先帝首肯之始設制置三司條  
例司立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通號新法遣提

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春方耕種。散與人戶。常平糴本。至夏秋成熟。隨稅糧輸納。令出息二分。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均輸法者。改發運之職。假以錢貨。凡應上供并倉庫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價值。隨宜蓄買。保甲者。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擇衆所服者二人爲保正。副授以弓弩。使習武藝。免役者。凡當戶役。據家貲高下。各令等第出錢。雇人充役。市易者。聽人賒貸。縣官財帛皆以田宅金帛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者。以監牧見馬。給義保願養者。戶一匹。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閱其肥瘠。有死病者。補償。方田者。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均定稅。

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凡坊場有利。令民增買。又加茶鹽之額。設措置河北便糴。廣積粟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此賦斂愈重。天下騷然。韓琦諫疏切至。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欲求去。薦公著自代。帝爲異辭。令呂惠卿論旨。安石入謝。備陳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謂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之流俗。二者權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推。雖千鈞之重。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適以沮陛下之所爲。苟加銖兩之力。則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其所以紛紜也。上深以爲然。琦說遂不得行。光援朋友責善之義。貽書反

覆勸之安石不樂光辭所除樞副公著亦出知潁州由是合臺  
臣與諫官皆罷去驟用李定爲御史罷逐駁與論者范鎮亦坐  
奪職朝論洶洶值惠卿憂去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  
卿熙寧三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  
之異帝心恐懼令務安靜省事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諸  
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知開封韓維言民避保甲有  
截指斷腕者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又東明  
民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此乃范仲淹等知縣買蕃  
好附流俗致民如是治民當知其情僞不可徒示姑息若縱使  
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何以爲政乃罷蕃靈臺郎尤瑛  
言天久陰星辰失度宜退安石以應天變安石怒黥瑛配英州  
時議謂著與維所藉以立聲譽者也修彥博薦已者也弼與琦

用爲侍從者也。尤與鎮父友素善者也。至是悉排斥。不遺餘力。元夕乘馬從駕入宣德門。怒衛士訶止。上章請建帝爲杖之。併斥內侍意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嘉其主議解賜所御玉帶。七年春旱饑民流離。帝臨朝嗟嘆。憂形于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進言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未修。故爾。今取免行錢。人怨太重。自近臣以及后族。無不言其害者。兩宮至泣下。憂京師變起。安石忿然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价所爲。爾適馮京言。臣亦聞之。因謂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所見流民圖。言安石致旱去之。必兩俠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實亂天下。帝始疑之。能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薦韓絳代已。絳與惠

卿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護法善神然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其意密白帝復召安石倍道入日而至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子雱辭龍圖學士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諷中丞鄧綰彈惠卿與知華亭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鞠之兩宮方憂彗出東方安石倡言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所信者人事而已況今所傳占書謬寫譌誤尤不可知望以臣言開慰兩宮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何不并祁寒暑雨亦無之耶安石不悅退而辭疾帝慰勉起之其黨懼權輕將有窺伺間隙者謀取上素所不善者暴加進用安石是其說帝喜其出悉從之會謀得安南露布亦言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大爲愧怒自草勅榜詆之華亭獄久不成

雋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奔告惠卿于陳遂相構訟言安石盡棄所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雖古之失志倒行殆不如此又發其私書有曰無使上知者帝山以示安石謝謂無有歸以問雋言其情大責之雋恚憤疽發背死自此悲傷不堪力請解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元豐初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三年換特進改封荊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初卒年六十八贈太傅追封舒王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又配食文廟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又詔奪王爵停其配享安石自奉至儉不好華腴至衣襪不綈面垢不洗蘇洵作辨奸論謂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世以爲知言性强伎自信遇事無可否輒執所見堅意不回甚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恤晚居金陵著字說二十四卷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  
老主司用以取士學者爭傳習之先儒傳註一切廢格不用又  
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日爲斷爛朝報以是得驟於天  
下萬世云 雱字元澤爲人慤慤陰刻無所顧忌性敏其未冠  
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卽云可撫而有使西夏  
得之邊患博矣其後議開熙河北端於此登進士調旌德尉豪  
氣凌邁睥睨一世不能爲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解  
老子及佛書數萬言見父所用多年少新進雱亦欲預聞於執  
政之子不可以干乃謀處之經筵欲上自知而用之鱗膺作策  
及道德經註鬻之于市使人傳達鄧綰曾布力薦於上召除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見日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實導其父更張政事常稱

商鞅亘古豪傑不誅戮則法不可行一日父方與程頤語鞅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阻故與程君議鞅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弟安禮字和甫早登科辟河東幕職過宣撫韓絳城羅兀發民四萬負餉安禮言於轉運呂公弼曰民兵不習戰敗之深入此不爲寇所乘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遣從之他路果全軍覆沒公弼執其手曰活四萬之衆皆君力也及絳上功失實詔公弼建議安禮曰宜撫以宰相節制諸道公藩臣乃欲踰進功狀干非其任耶公弼辭之遂薦安禮于朝召對適兄當國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破例特賜之坐遷直集賢院歷知潤與湖州爲開封判官嘗偕尹奏事旣退獨留訪天下事帝甚向納俄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

言語罪人。蘇軾以才自奮。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黃之。尋進知制誥。因彗星應詔。直言得失。語具載弘道錄。久之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有滯訟及具案未論者。幾萬人。至卽剖決。囚繫皆空。揭於府門。逖使過之。歎異。帝問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募迫京城者。無慮數萬。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家。以种其嗣者。帝憫然而罷。邏者得匿名書。付以亟治。旣而驗所指。皆略同。最後有姓薛者。喜曰。吾得之矣。呼問果有素舐。卽命捕。訊得其所爲。暴于市。不逮一人。京師稱爲神明。宗室令駢買妾。面已灸敗。訴督元直奏奪俸。役官造油箔。約三年損反其價。纔一年中。官詣府請安禮駁。

曰將非置之不得其地爲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得直卒不迫元豐新令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伐夏承受梁同奏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怒欲斬之安禮疑未必實遣判官張大寧參覆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得釋王珪勸再舉伐夏言向所患財用不足今朝廷捐錢鈔五百萬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計命將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恚曰李憲謂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惟裴度與主謀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闕寺朕甚恥之欲除憲節度使安禮不可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光顏李愬之將然猶竭天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中丞舒亶言尚書不置錄目有

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錄與省中同并列置他事竟廢之又論徐禕志大材疎必誤國及永樂敗帝始悟嘆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江寧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爲御史言落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贈銀青光祿大夫爲人偉風儀論議明辯常以經綸自任而闕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父璿漳浦令習吏事縣多山民病瘴霧蛇虎之害教以焚燎而耕害爲衰止擢宜州通判儂寇入將兵二千躡其後力戰捕獲爲多遷開封司錄以論中人史志聰私役衛卒謫去終光祿卿惠卿起進士素性儉巧爲真州推官秩滿改集賢校理編校書籍安石與論新經義多合旨遂定交焉

及得政亟稱其賢曰豈特今人不如雖昔儒未易比能學先王之道而有川者獨見此人以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凡所建請事無大小必以謀之諸章奏皆出其手朝夕汲引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安石勁而愎不閑世務每事不顧人情而惠卿實爲謀主天下之人目爲姦邪司馬光力論之帝言其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誠如聖訓但心術不正願徐察之自古江充李訓皆以有才能動人主帝爲默然又貽書安石言公今喜士諂諛誠爲順適目前所爲令公負謗中外一旦失勢必更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待讀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雱同修三經新義改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上書留之因力薦除叅知政事惠卿懼安石一去新法必搖故作

書徧遺監司郡守使陳其利又請帝下詔言終不以民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於是安石之政守之益堅初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能得弟升卿本無學術引爲崇政殿說書兼侍講令力主罷之又立手實法用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上其家之物產官爲注籍尺椽寸土檢括無遺下至雞豚亦徧抄之許告隱匿賞以貲三之一民不勝困又使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付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乘勢陷鄭俠王安國馮京三人起李逢獄欲併中安石事連李士寧安石懷怨惠卿始叛而操戈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已韓絳爲相度不能制請復起安石御史蔡承禧劾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詭譖之惠卿上章自辨俄坐鄧綰劾山知陳州久之除資政殿學士徙延州始陝西緣邊蕃漢兵各自爲軍每戰則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

守伺便乃出至是合而爲一先蒐補守兵而選其饒勇以戰體屯置將具條約上之議者多言不可老將高永亨爭不能得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帥臣多養威持重乃自出按邊將牙兵誓師于東郊遂趨緱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毋憂詔於本俸外特給五萬惠卿請更添一萬五千御史劾之帝謂若固貪冒但常執政治之傷體祇令減罷惠卿又辯論不已御史論方居喪不應上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永興軍入見曼稱陝西之師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已帝怒曰果如所言則是陝西可棄豈宜委以邊事適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延敵入寇鄜延大震會太后勅驛吏勿侵擾外界惠卿亦見正人囊進知不相容懇求散地司諫蘇



敬條奏以爲張湯盧杞尚有餘姦。呂布劉牢之難爲比擬。中丞  
劉摯數其大惡五罪。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節副安  
置建州當制。蘇軾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稱快。爭傳誦之。紹聖  
初復起爲資政殿學士。知大名收觀文殿。知延州以築威戎威  
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曾布以  
宿憾徙杭州。代者范純粹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  
領武昌軍。知大名以上表引喻失當致仕。崇寧五年復起觀文  
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淵與妖人張懷素謀反。責祁州團練副  
使。安置宣州。淵配沙門島。再移廬州。終醴泉觀。使贈開府儀同  
三司。其在羣小中尤爲反覆傾險。後安石退處金陵。往往書福  
建子三字蓋深警之也。雖惇布京深姦亦畏惡不敢引之入朝。  
從弟夏卿字縉叔登進士調江寧尉修新唐書創爲世系諸

表大抵附會時宰遷直秘閣同知禮院陳時務五事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采其策歷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神宗嘗訪以政對言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潁州得奇疾年五十三卒

韓絳字子華真定人徙雍丘父億字宗魏登進士除大理評事知永城有治聲郡守皇甫稱之改判陳州會河決治隄不賦民而辦名入以親嫌知洋州有棗兄死專兄貲迫嫂嫁誣姪他姓嫂訴不得直億引乳醫直之遷屯田員外郎知相州轉殿中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仁宗初進直史館知青州入爲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劾王欽若受邵武軍吳植金除植名并治中丞余諤坐貶又劾三司更茶法歲

課不登由丞相而下皆坐罰其不撓如此踰年除龍圖閣待制  
使契丹副使失辭億更爲好言人稱美之轉知亳州召知審刑  
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流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歲旱出粟振民又疏九升江口溉民田數千頃移茂州蕃  
部鬻馬場於黎州境拜御史中丞請如唐制置御史裏行景祐  
二年拜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請二府  
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人稍加試用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  
不傳請纂其要授之帝乃親集神武秘略以賜听厯與元昊  
相攻來獻捷朝議加厯耀節制億謂彼皆蕃臣今不能諭令解  
仇乃因而加賞非所以綏四方也及夏遣人歲至京師出入民  
間無禁請除館舍督貿易實羈防之范仲淹薦可大用四年改  
戶部侍郎叅知政事生八子綱終水部郎中寶元初綜爲羣牧

判官請兄自代韓琦言不當遂罷知應天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歷涇毫二州進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婚葬見擗拾官吏小過輒不憚人皆以爲長者絳登進士通判陳州直集賢院遷開封推官嘗根治男子冷青木民令絳所生其母嘗役禁中冒稱得孕坐誣罔誅歷戶部判官江南體量安撫使所寬減財力賑救全活凡十數事創五則以均衙役斥陂湖利以予貧民罷信州民運鹽趣發運司以時諭送舉宣州守姦賄不法民大悅之使還稱旨擢右正言同修起居注勸仁宗用大臣宜加神斷不宜循應故事又論建儲帝諭幾事尚密卿忠及此毋著文墨絳卽懷疏以歸焚之都知王守中兼判內行省道士趙清旣誣納人賂宰相坐不檢黜而

復進咸力爭之明年知制誥陳押班武繼隆罪封還詞頭久之  
求外遷吏部員外郎知河陽數月召判流內銓河決商胡命宣  
撫河北劾李仲昌首事敗河蠹國墊民竄廢嶺南遷絳龍岡閣  
學士知瀛州以諫官列奏留知諫院尋轉翰林學士草茅山所  
嗣祝辭勸帝汰出宮人以廣蠡斯之澤掖庭劉氏通請謁爲姦  
悉奏裁之繼御史中丞從官請賞真定守呂滌犯法絳駁以法  
行當貴近始更相請援公道廢矣因并劾諸請者滌遂罷黜張  
孜典親軍冒稱皇亂以嫌黜之自劾數言時政中書寢不報罷  
知蔡州數月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羌亂卽討平之加端  
明殿學士知成都舉張詠米鹽羅例以惠貧民廢舊券易新券  
革內侍掊取之弊名知開封未幾權三司使請以川陝職田穀  
幹常平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神宗立拜樞密副使請建審

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上常問天下遺利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而起除爲制置三司條例奏言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自是恃以爲助引爲叅知政事值夏人犯塞絳代安石行邊除陝西河東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幾事不待報者聽便宜施行卽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府延安絳素不習兵注措乖方選蕃兵爲七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橫山命諸將聽命於諤厚犒賞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而泣者旣城羅兀又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俱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歸罪罷知鄧州熙寧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復進大學士徙大名七年代安石爲相事多稽留不決數與惠卿爭論會安石再相頗與絳異有買人劉佐任市易坐

詰。安石欲拔試用之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卽拜求去。帝愕然。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爲遂。佐未幾。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徙定州。入爲西太一宮使。六年。復出知河南。夏大雨。伊洛民溺。發廩賑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移節鎮江。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留守北京。值河決。都水議榜魏城鑿渠東趨金隄。督役甚棘。絳三奏。非計。功必不成。徒耗國力。且使魏民困弊。詔從罷之。元祐二年。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傅。諡獻肅。生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特以黨安石得政。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初蔭補縣職。登第。安石薦爲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在朝數賜對。以弗忍去。親餽屢辭。官不拜。世以

孝稱孫瑜璧承事郎 縝字玉汝登慶曆進士簽書南京留守  
判官水災上言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微之徵詞  
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  
墨衰從戎一時權宜前此武臣不執喪今請著令自崇班以上  
聽持服擢爲殿中侍御史極論孫抃在政府持祿充位薛向權  
陝西運副赴闕真除外戚劉永年授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  
皇城親從帝爲罷抃寢向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  
英宗進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爲兩浙轉運使神宗遷  
刑部郎中改淮南河北會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冊朝廷  
責以不修職貢欲詰其使命縝赴之至加訊鞫得其情狀使者  
引服帝喜除直舍人院以絳執政改集賢殿修撰爲三司鹽鐵  
副使以天章閣待制出知秦州並殺指使傅勅落職分司南京



秦人畏其酷暴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王汝久之還待制知瀛州  
熙寧七年遷使齋禮來議代北地界令館待報聘持牒至還不  
見主而還權知開封禮再至復館之詔詣河東以分水嶺爲界  
與禮分畫賜襲衣金帶爲樞密都承旨還進龍圖閣直學士官  
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宜仁后臨朝拜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與蔡確同輔政確欲用高遵惠張璪韓宗文  
爲美官鎮對以遵惠太后從父璪中書瑑弟宗文臣姪也苟君  
臣各私其親擢用非次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中丞劉摯  
諫官孫覺等論鎮才鄙望輕先朝奉使割地邊人怨之不可使  
居相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移永興河南領安武軍節  
度使知太原易節奉寧軍請老爲西太乙宮使以太子太保致  
仕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諡莊敏爲人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

出入將相而功烈不著。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之何曾。子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爲河間令。徽宗投祕書丞。日食上言五事。一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二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譟歸上。三左右無補弼之志。守邊無禦侮之臣。四開境上以速邊患。耗賦財以敝民力。五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不報。又言陛下踐祚如日初升。正當討論典訓。開廣聖學。存古人玩物喪志之戒。方哲宗祔廟。時切哀慕。有旨索省中書畫。播之中外。懼損聖德。疏入。太后獎歎。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推官。丐外。爲淮南運判。坐前使貸上供錢。遣使來索。奏詞絕切。貶秩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仇前事。令致仕官止。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三。綜字仲文。初蔭將作監簿。遷大理評事。登進士。通判鄧州。會河溢。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

救呂夷簡薦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歷開封推官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使契丹罪其生事奪職出知滑許袁三州未幾復職爲江東轉運使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子宗道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綱子宗彥字欽聖初監將作監簿登甲科累遷太常博士召試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東刑獄上言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漢章帝賜諸懷妊者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算後生八子往事可驗請修胎養之令俄轉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 維字持國始奏名禮部寄理不試受蔭入官父沒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歐陽修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議裕享東向位請虛室以待太祖又請置溫成后立廟用樂陳執中改諡曰恭駿以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可

以得此不聽乞罷除秘閣校理通判涇州尋除穎王府記室參  
軍每事咨訪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皆陳其節嘗論天下事語  
及功名對以聖神功用因事始見不可先入於心王拱手稱善  
會將擇配疏言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  
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英宗立左右史闕執政以名入遂  
同修起居注侍邇英講帝簡默不言雖疏言此闕乃陛下燕閒  
之所侍於側者皆論思獻納之臣陳於前者成經史仁義之具  
可以博咨訪之義究成敗之原今方終禮制臣下傾耳以聽王  
音臣請執筆以俟不答俄進知制誥權通進銀臺司請還漢議  
得罪諸臣以容職守仍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既而以誨等責  
命不由門下又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若不與聞紀綱大失乞  
解任不報詔欲舉臺官二人後言誨與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

其職又言學士范鎮以作批答語不合旨出補郡常涵容之前  
黜錢公輔太重自此誰敢盡忠者王昇皇太子命兼右庶子神  
宗卽位首言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百執事  
各有職位若代之行事最爲失體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  
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仲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奉  
中丞王陶因劾韓琦而罷參政吳奎亦以論事而出旣而詔遷  
秩二者事難並行夫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將  
不止罷臺職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况執政罷免本爲降黜今  
復遷官則爲褒進章上詔各還職進兼侍講判太常寺會正祫  
祀東向之位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正位東向允無可議  
倍祖仰述功業非有所因若遽同稷契事理懼有未安時安石  
方主祧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始分置八府

言保甲法行鄉民無錢買弓矢復憂徙之戍邊咸相聚而泣安石惡之明年遷御史中丞奏言舉人孔文仲對策切直陛下以一賤士黜之何損恐後賢俊解體自此阿諛苟合窺隙而進禍將不細益爲安石所惡遂請郡帝謂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出知襄陽許州七年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方憂久旱勸帝廣求直言能損青苗諸害上感悟卽命草詔行之人情大悅避絳當政改端明殿學士知河陽俄奉崇福宮祠神宗崩赴臨闕庭太后手詔勞問維對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詔兼侍讀加大學士奏言先帝以夏國廢主秉常故興問罪之師今宜還其故地因陳兵所當息者三地所當棄者五又舉范鎮仁宗朝議建儲嗣賞獨不及願褒顯其功鎮得召用命詳定元祐更役法移書司馬光願察小人希意迎合以成都運判蔡曠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尋拜門下侍郎凡居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竊爲朝廷惜之乃還大學士知鄧州絳請改汝州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黨議興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副均州安置元符初復之卒年八十二徽宗初復舊官

吳充字沖卿建州浦城人父待問與楊億同時億厚禮之謂他日所享非人可望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三子育京充皆高第充調穀熟簿入爲國子直講吳王宮教授以嚴見憚作

視聽好惡進德崇儉六歲以獻仁宗命繕寫賜皇族共宗居藩  
書之座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乃宿之子坐  
小異不得京秩判餘陝陽修爲之請仇家譖修爲黨充言修忠  
直願與同貶修得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判寺王洙越禮治  
張貴妃喪充初不知移治吏罪因忤宰相出知高郵還爲羣牧  
判官山開封推官知陝州歷京西河東淮南三轉運使英宗卽  
位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及教授時事賜勞甚厚尋權鹽鐵副  
使熙寧元年擢知制誥神宗論以先帝知卿久矣卿以文學進  
及更煩劇皆號稱職可謂得人轉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墓  
殯或數十年傷敗感化宜限期使葬著爲令河北水災地震命  
爲安撫使還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爲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  
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招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



領所部永爲外臣無庸列置郡縣殫屈財力朝廷方務開拓不用八年進檢校太傅除樞密使其子安持卽安石壻充雖連姻而心嘗不善其所爲數與帝言政事有乖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在位務安靜思欲變革前政疏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薦孫覿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遺之書曰自新法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凡幾年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苗息征伐而欲求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之薪也欲去此數害必先有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殆失今不治遂成痼疾矣充雖心是其言而力不足故不能用與王珪並相尤忌充陰挾其肘充素惡蔡確會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并親戚官屬考治

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確既預政充知其不可敗於上前  
議變法大爲所訕安南師無功知諫院張璪論充與郭勣書止  
其進兵益遭困毀素病瘤兼積憂畏遂寢劇元豐三年罷爲觀  
文殿大學士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諡正  
憲充內行修飭事兄育甚謹性復沉密對家人語未常及國事  
所言於上前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聞益  
悲之子安詩元祐間爲諫官安持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  
章間待制孫儲侔皆員外郎育字春卿少奇穎博學遂患心  
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愈初授大理評事遷寺  
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以後子孫從葬歲  
時上冢往來不絕襄城正當衝劇育請凡官所須悉具成數毋  
容呼索擾害民費大省又禁鷹犬縱暴毋敢譁者復登制科擢

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剛定遺文奏上賜  
名太常新禮改右正言建言元昊服叛不常宜不足責因錄上  
真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迹稍易其名不必同中國叙臣亟加征  
討後如所議封爲夏國王除同修起居注知制誥進翰林學士  
以禮部郎中知開封因事與參政范仲淹相忤慶曆五年拜右  
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踰月轉參知政事時父以列卿奉朝請不  
自安請去不聽仲淹安撫河東任事者多沮其所謀惟有固請  
行之山東盜起遣中使按視乘機傾兗州北行鄆州富弼帝欲  
從二人淮南育謂盜無足慮獨患小人之禍深不可測事遂得  
寢議升章獻章懿請覃恩并優賜軍士育又論止已而建議者  
欲搖上聽言衆多怨育請以身當之向綬知永靜軍多不法疑  
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中以危法逼令自縊育按綬論抵後減

死流南方又駁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及上言者多乞內批願出  
姓名按以國法其遇事敢言類此未幾出知許與蔡州設伍保  
法以檢制盜賊尋陞資政殿知河南徙陝州論三司判官楊儀  
以請求小事械縛過市豈養廉崇厚之道遷禮部侍郎知永興  
軍父尚亡慈肩輿迎侍時人榮之召兼侍讀學士以疾辭帝賜  
以良藥稱其剛正可用第惡惡大過耳命知汝州求散地收集  
賢院學士判西京留臺復命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名還掌  
尚書都省因侍讀禁中帝語以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對曰知而  
形之言不若察而見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進一人使人皆知  
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  
此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有諫官劉元瑜誣其在河南貸  
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遇

夏人稱臣而並邊種落尚侵耕爲患麗籍欲築堡備之有謂要契未明羌人必爭麟府當受害不聽既而果犯河外陷郭恩大原將佐皆得罪去素以體羸舊疾復作固請解任進尚書左丞知河中徙河南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諡正肅育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卽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有文集五十卷晚年與宋庠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

王珪字禹玉華陽人曾祖永從蜀歸朝徙舒州授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則悉除無名之算民皆感之祖方贊歷侍御史三司判官父準以辭學擢秘閣校理珪少孤育於季父罕教養有恩弱歲奇警語出驚人從兄琪讀其文曰真騏驎也志已在于千里但蘭筋未就耳登甲科通州揚州有大校不謹格置之

法王倫犯淮南議出郊掩擊賊聞遁去召直集賢院爲鹽鐵判  
官修起居注接伴北使初契丹使入境必盛服至是咸輕裘便  
服詭云公服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進知制誥權審官  
院知開封論伎術蔭子各以類從使專其業且以杜入官之濫  
至今行之爲翰林學士母憂除喪兼侍讀常言貢舉諸科滯於  
記誦願確守立法兼通本經大義不爲浮說所搖皇祐中三聖  
並脩南郊及溫成廟享獻珪言其瀆詔以太祖特配改廟爲祠  
嘉祐中中書召作詔立皇子辭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  
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言朕意已決  
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嘆曰真學士也仁廟升遐  
當撰謚珪言古者賤不諫貴故稱天以誅之天子讀謚南郊  
所以受之於天也今詞臣草議卽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

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又議追崇濮王珪當議首相視未敢先發會司馬光奮筆立以爲案然後議之治平四年英宗召至蒞珠殿語以冀作詔時有密譖之者朕今釋然命兼端明殿學士賜之盤龍金盆神宗立遷學士承旨凡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上每稱其制詰有體他學士不能及命修仁英二朝實錄并正史多所刊定意長而無長語詔以班馬比之熙寧三年拜叅知政事九年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與蔡確同任帝欲新舊兩用將召司馬光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教以主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乃上平西夏策薦俞充帥慶州已而果然永樂之禍珪實啓之致帝疾劇白于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是

爲哲宗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是年五月卒於位年六十  
七輟朝五日賜金帛五千贈太師諡曰文賜壽昌甲第一區生  
平進以文學其所成章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  
其手詞林稱之自執政至宰輔一十六年率道諛將順無所建  
明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  
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天子仲修進士爲著作郎仲  
端籍田令仲疑承奉郎仲院仲煇承事郎孫次晏次晟紹聖中  
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龔建儲日珪語李清臣他自  
家事外庭不當官由是得罪追貶萬安司戶叅軍削諸子籍徵  
宗卽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諡政和中又復之 罕字  
師言以蔭知宜興縣湖田遇水旱輕重失平躬至其所列高下  
爲圖卽有訴牒按圖示之以蠲可否衆皆悅服范仲淹在潤奏



以爲法累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廣東轉運使儂寇反還惠州呼者長發民丁每長二百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爲甲首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數日衆大振簡拔精銳三千建旗伐鼓方舟順下將至廣悉登岸營于南門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副使爲政務適人情不尚威罰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州終光祿卿年八十 其字君玉起進士調江都簿上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禁錦綺珠貝行鄉飲藉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通判舒州歲饑發倉救民知復州歷開封推官直集賢院修起居注知制誥龍圖閣待制樞密直學士爲兩浙淮南轉運使判戶部鹽鐵勾院并太常寺出知杭登楊潤四州及江寧府以禮部侍郎致仕

卒年七十二爲人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廚傳以沽名譽葬于其州詔發真楊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少有智數尚氣不矜小節登第調邠州司理叅軍運使薛向問其賄將按之見其儀觀秀偉與語奇之更加延譽宣撫韓絳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管幹右廂公事故事當庭叅確不肯時維已去後至劉庠責之爭曰唐藩鎮自置掾屬故有是禮今居輦轂比肩事主不可用安石悅其強薦徙三班主簿鄧綰復舉爲監察御史裏行確善伺人意與時高下秦卽郭達劾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詔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贖更遣確確希意直韶後知神宗厭安石因其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卽疏其過言宿衛拱扈至尊

所應呵止。加直集賢院遷侍御史知雜事。劾熊本希附文彦博。故按發范子淵浚河之役。不以實請黜。本遂代爲知制誥兼判司農寺。又言三司使沈括朝廷近臣。見法令未便當。公言不宜私謁宰相乞罷之。吳充子安持之壻文及甫卽開封判官陳安民甥也。相州民訟連安民。安民令及甫求援於充。確言事干大臣。請託非有司可了。因移御史臺。確詣臺叅治。煅鍊成獄。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皆得罪。確超遷中丞。給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溲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葢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叅政元絳爲子祈請出絳知亳州。確代其位。自知制誥御史中丞叅知政事。

皆以起。欲攘奪其位而居之。在朝縉紳重足而立交口。唾罵。常  
弼在西京。力言其小人不宜大用。確方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敗。  
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太甚。確言。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  
爲相。一遵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遂不  
變會新官制。初議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  
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柄歸中書。王珪久在相位。嘗得  
中書令。確言。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  
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拜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雖名次  
相實專大政。珪但拱手而已。帝知其反覆。不加禮重。屢因微失  
罰金。每罰輒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初。轉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又畏失權。復改前制。諷中丞黃履劾宰相韓縝。輒用姪  
爲列卿。始詔三省凡進擬。同取旨。不專屬中書矣。及爲永裕山。

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扈從還又不丐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劾其有十當去言確在熙豐間冤獄羅織苛虐特甚反語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專歸曲於先帝也朝廷用司馬光呂公著蠲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元祐元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生弟頤事奪職徙安鄧二州確旣失勢陰與章惇邢恕等合謀誣陷王珪謂先議建儲時珪實懷異意願已擁護故不得逞適韓縝欲報前怨於廉前白發其端太后知狀未有以發會吳處厚上其詩詞譏訕諫官張燾范祖禹吳安詩王巖叟劉安世連章乞正其罪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卒於貶所子渭乃馮京壻紹聖元年京卒哲宗臨奠渭於喪次中鬪訴劉摯呂大防陷其父詔復正議大夫觀文殿大學士二年贈太師

諡忠懷遣中使護葬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廷追封清源郡王渭改名懋擢同知樞密院事次子莊爲從官贈弟碩待制高宗立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吳處厚卽武人確少從學賦登進上嘗考趙氏本末乞褒表程嬰公孫杵臼存孤事詔訪得祔墓於絳縣封侯立廟官至將作監丞確爲相無汲引意王珪用爲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處厚知珪善安禮論亶自盜確密遣達意救亶處厚不從珪請除以館職確方怒欲逐未果遂沮之珪爲山陵使辟掌殿奏確代珪乃出處厚知通利軍又徙漢陽益不悅會確貶安州嘗遊車蓋亭作詩引郝甌山事處厚乃箋釋以上言郝處俊封甌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謂時運大變尤

駕

非佳語確遂及禍擢處厚知衛州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別  
無致已喪寧不得君無徇利亡羣邪競進後禍難常餘子  
有無何足評量

弘簡錄卷一百之五

終